

形容詞謂語句及名詞謂語句的一些問題：談語意分析與華語教學*

林若望
中央研究院

提要 本文討論形容詞謂語句的一些問題，包含形容詞的語意，形容詞謂語句的完句效應，度量短語修飾形容詞當謂語及定語的適切原則，以及形容詞謂語句和名詞謂語句的平行現象。本文除了介紹當代程度語意學對形容詞的研究外，也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或改寫一些有助於華語形容詞教學的原則以供參考。這些原則，主要有三點。第一，形容詞當謂語時必須在形容詞的量級數軸上獲得量或質的定位才能完句。第二，度量短語修飾形容詞時，視測量的量級是否具單調性特徵及有無直接或間接的真正起始測量零點來決定能否當主要謂語或是名詞的修飾語。最後，名詞謂語句及形容詞謂語句都可透過對比或焦點來認可其使用。最後一點暗示形容詞謂語句和名詞謂語句或可整合為非動詞謂語句的認可條件，其本質則有賴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 形容詞謂語，名詞謂語，度量短語，完句效應，量級，程度語意學

1. 引言

華語自 90 年代開始逐漸成為各國學習的熱門語言，現在已是最多人學習的東方語言，而且學習人數還在不斷增加，逐漸躍升為全球可能僅次於英語的新強勢語言。有人要學華語，就得有人教華語，因此華語教學人才的培訓以及華語教材編纂的需求也日益吃重，然而要真正能教好華語或甚至編纂出優良易學的華語教材，其核心必不可或缺華語的語法研究以及分析，這篇論文的目的在

用平易的語言介紹當代語意學理論對形容詞謂語句及名詞謂語句的分析，並闡述語言分析對於華語教學的重要性。

2. 形容詞謂語句

形容詞謂語句，學華語時一定會學到，但華語教學中形容詞謂語句方面的教材研究及編寫非常少，並沒什麼重大成果(張男 2019)，因此介紹當代語意學理論如何分析形容詞謂語句對於華語教材的編寫應該能有啟發作用。

所謂形容詞謂語句就是以形容詞做謂語的句子，是敘述主語的性質和狀態的，比方說，(1)-(15)中的例句。

- (1) ??張三高。
- (2) 張三很高。
- (3) 張三高得很。
- (4) 張三不高。
- (5) 張三高，李四矮。
- (6) 張三高嗎？
- (7) 張三高不高？
- (8) 張三高還是李四高？
- (9) 張三和李四，誰高？
- (10) 他不僅帥，而且風趣。
- (11) 他又帥又風趣。
- (12) 裡邊熱，外邊冷。
- (13) 天氣涼了。
- (14) 你也年輕過。
- (15) 天氣漸漸暖和起來。

形容詞通常用來描寫人或事物的性質狀態，但是有趣的是形容詞本身單用通常無法成句，如例句(1)。這現象，早在朱德熙(1956)就指出，形容詞單獨做謂語並不自由，陸儉明(1986)，胡明揚、勁松(1989)，沈家煊(1997)，顧陽(2007)，張國憲(2000)，張伯江(2011)，伍雅清、祝娟(2013)，熊仲儒(2013)，孫鵬飛(2018)，亞鑫(2019)，Liu (2010)，Grano (2012)，Niu (2015)等許多中外學者也

都有相關討論，僅舉部分文獻於此。這些學者都指出，形容詞謂語句必須在句中加上其他成分，比如“很”字，才能完句，此現象，有些學者稱之為形容詞謂語句的完句效應。什麼樣的成分才能使形容詞謂語句完句？又為什麼可以完句？對這些問題的解答當然會有助於華語教師形容詞謂語句的教學。

和形容詞謂語句相關的另一重要問題是對立形容詞的語法語意問題。許多形容詞都有像如下的成對形容詞：

- (16) 大—小、長—短、高—矮、寬—窄、厚—薄、深—淺、粗—細、
重—輕、遠—近

當前的語意學文獻將此種對立稱之為極性對立，把前者稱為正(積)極形容詞，後者為負(消)極形容詞(見Cresswell 1976; von Stechow 1984a,b; Kennedy 2001等)。這些正負極形容詞也是有一些獨特並且需要被解釋的現象，其中一個和度量短語有關。邢福義(1965)，陸儉明(1989)，羅瓊鵬(2018)等指出，正極形容詞一般可以接受度量短語修飾，構成“度量短語+形”結構，而負極形容詞一般不能構成“度量短語+形”結構，如例句(17a)和(17b)的對比。

- (17) a. 張三 170 公分高。
b. *張三 150 公分矮。

與此相對應的，正極形容詞可形成“多+形”問句，負極形容詞一般則不行，請比較(18a)與(18b)。

- (18) a. 張三多高？
b. #張三多矮？

當我們在問一個人的身高時，一般我們不用問句(18b)來問，而是用(18a)。不過用負極形容來問身高，也不是絕對不行，但須在適當的語境下，如例句(19)，就可以用“矮”來問身高。

- (19) 我知道張三很矮，但他究竟多矮？

換句話說，“多+負極形容詞”必須有特定預設才能使用(黃國營、石毓智 1993)。

同時讀者也請注意，並非正極形容詞就可接受度量短語，比方說“早/晚”，“熱/冷”，“快/慢”，不管正負極，接度量短語似乎都不能說。

(20) *你 20 分鐘早/晚。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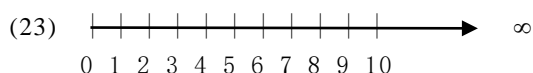
(21) *這水 40 度熱/冷。

(22) *我的錶 5 分鐘快/慢。

以上所討論有關形容詞謂語句的一些現象都顯示，形容詞謂語句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而且對華語教學會有幫助，這篇論文的目的就是要來介紹如何分析這些現象，讓我們在華語教學上可以用簡單明瞭的規則來教華語，並解釋其中的道理，使學生不僅能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3. 等級形容詞與量級結構

當代語意學理論認為等級形容詞的語意包含了一個程度論元，也就是，等級形容詞的語意基本上是一個二元述語，表達個體與形容詞相對應的量級程度關係。所謂量級，就是一根數軸，數軸上的點，就是程度，這個數軸可視為是由自然數組成的無窮集合，如圖(23)。等級形容詞都會有其相對應的量級，比如高度的量級，重量的量級，顏值的量級，智慧的量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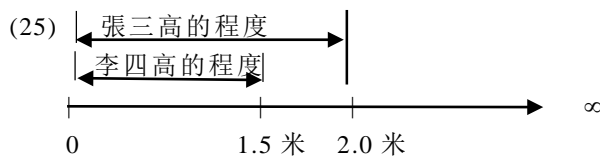


在此假設下，等級形容詞的語意不再單純地指稱個體的性質或狀態，而是表達從個體到某一量級上的程度關係，以“高”為例，這個形容詞有兩個論元，一個是程度論元，以 d 表示，一個是個體論元，以 x 表示，也就是：

(24) “高”的語意 = 個體 x 的高度程度為 d

換句話說，等級形容詞的語意是要把個體 x 映射到量級數軸上的某個刻度 d 。

在這個假設下，“高”的語意本身並不隱含“很高”的意思，而只是表達個體的高度而已，所以張三身高 2 米可以是個體的高度，李四身高 1 米 5 也是個體的高度，無關乎一米五及二米是高還是矮。



從圖(25)來看，“高”的語意也可理解為量幅區間，而不是固定的刻度點(量點)，也就是張三高度的量幅區間是 $[0,2]$ ，李四的高度量幅是 $[0,1.5]$ 。

Unger (1975), Kennedy and McNally (2005)及 Kennedy (2007)提出等級形容詞可進一步分為相對形容詞及絕對形容詞兩類。根據他們的看法，等級形容詞的分類和形容詞本身的量級結構有關。有些形容詞，其量級是開放性的，有些是最低量級要求，有些是最高量級要求，另外一些則是完全封閉的量級要求。不同的量級結構要求也反映在不同程度修飾語的搭配上，以英文為例，‘slightly’要求最低量級，‘perfectly’則要求最高量級，等級結構和程度修飾語的合用情形可分下列四種 (Kennedy 2007:33-34)：

- (26) a. (totally) Open ○————○
(e.g. tall: #slightly tall, #perfectly tall)
- b. Lower closed ●————○
(e.g. dirty: slightly dirty, #perfectly dirty)
- c. Upper closed ○————●
(e.g. clean: #slightly clean, perfectly clean)
- d. Totally closed ●————●
(e.g. full: slightly full, perfectly full)

(26)裡的量級結構區分又和等級形容詞的語意解釋有關。完全開放的等級形容詞其標準是開放量級上的某個點，這個點的決定和語境息息相關，以

“高”來說，“高”的判斷和語境中被比較的群體有關，東方人認定的“高”和西方人認定的“高”是不一樣的，這類以語境為標準的形容詞叫做相對形容詞，“漂亮”，“大”也都屬這類。另外三類，其標準已規範在量級結構的最低/最高點上，而不是由語境決定，稱為絕對形容詞，以“髒”為例，只要有一點點髒就是髒，毋需依賴語境，“滿”則需全滿才算真正的“滿”，也不是依賴語境決定。²⁾

開放性形容詞和(部分或全部)封閉性形容詞在使用漢語“(是)+A+的”句型上有所不同，後者用“(是)+A+的”句型很自然，如(27)中的例句：

- (27) a. 這個杯子的水是滿的。
 b. 這件衣服是髒的。
 c. 這件衣服是乾淨的。

相較之下，開放性的相對形容詞，除了在特殊比較或強調語境，用“是…的”句型很不自然，而是使用程度副詞如“很”來修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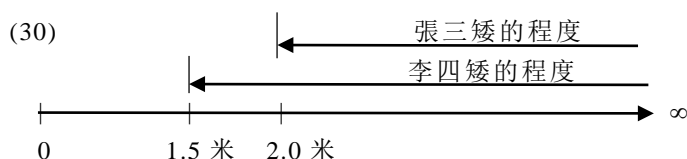
- (28) a. ??張三是高的。 vs. 張三很高。
 b. ??李小姐是漂亮的。 vs. 李小姐很漂亮。
 c. ??你的房子是大的。 vs. 你的房子很大。

(28)中左邊的例子不自然，很可能是因為無法確定其標準所致，但程度副詞的使用可提供語境標準，因此合格。

除了絕對形容詞與相對形容詞的區別，當代語意學理論對於正負極形容詞也有深入的研究，根據 von Stechow (1984b)，Kennedy (1997)，正負極反義詞，即便是刻劃相同維度上的量級，卻是從不同的視角將個體投射在量級的區間上。根據這兩位學者，反義詞在量級上各自投射出正極區間 (positive extent) 和負極區間 (negative extent)，正極區間從量級底端到量級的一個點上，而負極區間則從某個點到量級的上端，如下面圖示：



以(25)為例，正極形容詞“高”所投射的李四高度量幅為 $[0,1.5]$ ，張三的高度量幅為 $[0,2.0]$ 。矮的方向則顛倒，是從 ∞ 到量級的一個點的區間，所以張三矮的量幅是 $[2.0,\infty]$ ，李四矮的量幅是 $[1.5,\infty]$ 。如(30)：



上面我們介紹了幾個當代語意學理論中程度語意學及等級形容詞的基本概念，這些基本概念可幫助我們解釋一些和形容詞謂語句的相關現象。

4. 等級形容詞與完句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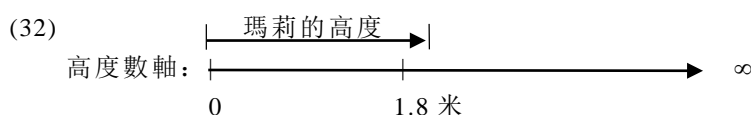
在上一節，我們說等級形容詞的語意基本上是要把個體在量級數軸上的量幅區間(刻度)投射出來，根據這樣的假設，我們可以很容易說明為什麼形容詞單用，如例句(31a)，不能完句，加上度量短語，如(31b)就可完句。

- (31) a. ?張三高。
 b. 張三 170 公分高。

根據(24)裡“高”的詞彙語意，例句(31a)表達了張三的高度是高度量級上的一個刻度 d ，可是我們並不知道 d 的刻度究竟在哪裡，因此無法定義張三的高度量幅區間。換句話說，例句(31a)頂多只能告訴我們張三有一個高度 d ，可是只要是人，就會有高度，所以傳達某個人有身高這樣的資訊在語用上其實沒有意義。例句(31a)的語意傳達不完整，就像我們只說“170 公分高”卻不把個體對象說出來一樣不能完句。換另外一種說法，例句(31a)之所以不合格是因為沒有任何語法成分對等級形容詞的刻度起到約束作用。

相較之下，例句(31b)是合格的，因為“高”語意所需要的個體論元和程度論元度都被滿足了，在量級的數軸上可為張三投射出 $[0,170]$ 這個量幅區間作為張三的高度，度量短語起到了數軸上對刻度論元的約束(或是定錨)作用，在語用上也達到了溝通及傳達有用訊息的功能。

除了度量短語能幫助等級形容詞在量級上找到定位，程度副詞也具備同樣功能。以“很”為例，“瑪莉很高”可不可以說，要看語境中比較的對象而定，就一般台灣女性而言，可能大於 170 就可稱之為很高，但就女性籃球選手，可能大於 180 算很高。換句話說，“很”雖然不像度量短語可標示量級數軸上的固定刻度，但卻是用另一種方法告訴我們個體在量級數軸上的應該位置。假設瑪莉是女籃國手而且很高，那麼她在高度的數軸上可得到如下的量幅區間。



“有點”和“非常”也具有類似功能，只是語境的參考標準值不一樣，但同樣具有約束刻度點的作用(有關程度副詞對量級的作用，請參見 Kennedy and McNally 2005, Liu 2010)。

我們文章一開頭也舉出比較句有完句功能，所以“張三比李四高”是合格的句子。為什麼合格呢？因為這個句子是比較兩個個體的高度，也就是張三的高度會映射到刻度 d ，李四的高度會映射到刻度 d' ，且 $[0, d]$ 的量幅區間比 $[0, d']$ 的量幅區間大，句子就可成立，這個語意解釋顯然不需要知道張三和李四的實際高度，只要張三和李四都有一個高度就可比較，所以比較句是透過比較來讓數軸上的刻度得到溝通意義，故可使謂語形容詞完句。

那麼問句呢？為何將“張三高”改為“張三多高？”即可成句呢？這是因為刻度在數軸上的具體位置是疑問的焦點，使得任何刻度都有可能是答句的答案，這和“高”可指稱任何高度的意義是相容的，所以問句中等級形容詞的刻度問題是透過疑問算子“多”的約束來呈現程度的意義。

至於是非問句如“張三高嗎？”和 A-not-A 問句“張三高不高？”，因為問題的本質不同，稍後我再來討論。

5. 度量短語與等級形容詞的匹配問題

談到度量短語，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負極形容詞為何無法用來表示量級上的長度，以“高/矮”的對比為例，(31b)句可說，但(33)句卻不能說。³⁾

(33) *張三 150 公分矮。

文獻上有部分學者認為反義詞的對比是無標記和有標記現象的對比，比方說，黃國營、石毓智 (1993: 401)是這麼說的：

具有反義關係的一對詞中，如一方用於問句時的詢問範圍包含了另一方，那麼它就叫做無標記的；否則就是有標記的。比如，問句‘這棵樹有多高’中的‘高’的詢問範圍包括了從下到上的任何高度，即也包括了‘低’的高度，這時的‘高’就表現為無標記的；而‘低’用於相同的問句時，其詢問範圍只是一個較小的高度，被包括在‘高’的詢問範圍之內，這裡的‘低’就是有標記的。

沈家煊(1999)也是認為有無標記和能否指稱整個量級上的各個量相關，無標記項的使用頻率一般較高，有標記項則較低，但他認為有無標記是個程度問題。

有關黃國營、石毓智(1993)利用全量幅、半量幅的觀念來聯繫無標記、有標記的對立，王曉澎(1995)有相當仔細的評論，我們不贅述。利用有無標記的觀念來解釋反義詞的對立現象有其參考性，也可用在教學上，不過底下我們從近年來頗為風行的程度語意學的角度來提供另一種想法給漢語教學者參考，這個方法我認為比標記論更具解釋性。

首先，我們先從測量說起，測量必須要有一個起始點，就像一條皮尺，起始點是0，然後從0量起，看看皮尺長度是多少。維度測量的道理就像一條皮尺，在量級數軸上測量的方向由小到大，起始標準點是0。(31b)中的“170公分高”，就是這樣測量得來的，它測量出張三的身高量幅是[0,170]這個區間。

我們上一節提到，Kennedy(1997)認為和正極形容詞不同，負極形容詞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量級。賀川生(2017)也持同樣看法，他指出，如果用“矮”來說不同個體的相對位置時，是以最高的那個點為參照物。比方說在(25)那個圖，李四之所以矮是以張三的高為參考點的，換句話說，“矮”的起始點是在待測點的後面。據此，賀川生說，如果要用“矮”的視角來述說個體的客觀高度時，也是需要一個客觀比較的起始點，但問題是找不到這樣的一個起始點，因為“以任何具體實數點為起始點，我們獲得的是比較度量，而不是客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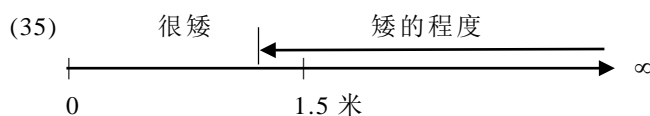
量”(賀川生 2017:57)，唯一可能的起始點只能是無窮遠的點，如圖(30)，可是任何距離到無窮遠的點，其間距離都同樣是無窮遠，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一個真正的數值，這就是為什麼(33)句不能說的原因，這個解釋頗有見地，在教學上也易懂易教。

負極形容詞無法測量是因為起始點是無窮遠的點這個觀點，在我看來，比黃國營、石毓智(1993)利用全量幅、半量幅的無標記有標記說明還更具解釋性。再以“高/矮”為例，請注意正極形容詞可加“度”，所以有“高度”一詞，負極形容詞則不能說“矮度”，其他正負極形容詞的對比如“寬度/*窄度”，“深度/*淺度”等的情形都類似。按 Kennedy 及賀川生的分析，負極形容詞不可加“度”是可預期的，因為負極形容詞無真正測量起始點，因此無法算其“度”，但是“矮”如果是半量幅的觀念，就表示有量幅存在，是從 0 點起始來算量幅的，既有量幅存在，為何不可加“度”就讓人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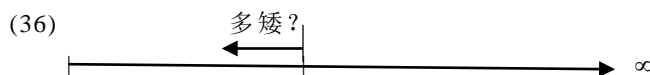
同樣的理由，為什麼問他人身高時，用“他多高？”來問，而不是用“他多矮？”來問，也是因為負極形容詞一般無真正起始點。可是我們在前文的例句(19)提到，在適當語境下，“他多矮？”也不是絕對不能用，請再看另一例句。

(34) 你說張三很矮，那他究竟多矮？

如同“很高”一樣，“很矮”會有一個參考標準值，假設這個參考標準值是 150 公分，那麼矮的程度超過 150 公分那個刻度，就是“很矮”，如下圖。



換句話說，(34)的第一個句子，把“矮”的參考標準值訂了出來，接著問句“他究竟多矮”，問的是起點為 1.5 米那個刻度往下會落在哪裡，如下圖。



0

1.5 米

換句話說，(34)裡的“他究竟多矮”這個問句的起始點不再是無窮遠的點，而是 1.5 米的那個點，所以可以是合格的問句。

但有趣的是，要回答(34)，依舊只能使用正極形容詞“高”，而不能使用負極形容詞“矮”，所以可回答“他只有 1.45 米高”，而不能說“*他只有 1.45 米矮”，這是因為測量數值還是必須以絕對值 0 為起始點之故，從無窮遠來測量矮的量幅是得不到固定數值的。我們認為例句(34)及其答句再次證明正負極形容詞測量起始點分別為 0 與無窮遠的點比標記理論用全量幅與半量幅來解釋更具說服力，教學上也易教易懂。

有關直接測量，比如長度、寬度、重量等以絕對值 0 為起始點此一觀點，賀川生(2017)指出，有些測量維度，比方說時間流逝的速度，是沒有真正的 0 點的。在中文，我們可以說例句(37)來表示你手錶的時間比我手錶的時間快，但是我們卻不能用度量短語來修飾“快”，所以例句(38)是不合格的句子。

(37) 你的錶比我的快。

(38) *你的錶 1 分鐘快。

手錶是有刻度的，從 0 到 12，然而這個 0 並不是絕對的零點，秒針不斷的旋轉，每 60 秒經過 0 一次，然後驅動分針和時針，這個 0 會被無限次數地經過，從這個角度來看，時鐘上的 0 和皮尺上的 0 是有很大區別的，皮尺的 0 是測量的絕對零點，但時間的 0 不是，不管秒針、分針還是時針在 0 的時候，必然還是屬於某個時間點，也是一個時間，所以不是測量的絕對零點。根據賀川生的看法，沒有絕對零點的數軸，就不能用度量短語來修飾程度形容詞。再舉一例，表時間差的“早/晚”也存在一個非零的起始點和一個無窮遠點，所以沒有“*5 小時早”這樣的說法。

讀者請留意，度量短語其實可出現在形容詞前，也可出現在形容詞後，度量短語若出現在“早/晚”，“快/慢”之後，句子是合格的，如例句(39)，但此時表示的是和參考點的差。

(39) a. 我的錶快 5 分鐘。

b. 火車早 5 分鐘到。

(39a)的意思是比參考時間(比方你的錶的時間)快了 5 分鐘，(39b)的意思是比預定時間早了 5 分鐘。真正的測量，不是表差值，而是表從絕對零點到數軸上的另一個刻度。這種語意上的差異，在(40a)和(40b)的對比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40) a. 張三 170 公分高。

b. 張三(比李四)高 3 公分。⁴⁾

(40a)是張三從 0 到 170 的高度，但(40b)是張三的高度和另一個人高度的差是 3 公分。

根據上面的討論，形容詞前面的度量短語是否合格和數軸是否從真正的絕對零值為起始點好像有關，賀川生的這點建議值得作為教學的參考。另一方面，表差的度量短語則無需絕對零點，而是任意的參考點。

有絕對零點的形容詞和沒有絕對零點的形容詞有另外一個差異，是和“度量短語+A”可否修飾名詞有關。請比較(41)和(42)。

(41) a. 一米八高的男生

b. 三公斤重的西瓜

(42) a. *一分鐘快的手錶

b. *30 分鐘早的公車

上面例句顯示，可當謂語的“度量短語+A”，也可當名詞的修飾語，不可當謂語的“度量短語+A”，也不可當名詞的修飾語。

現在我們來考慮另一類形容詞，表溫度的“冷/熱”和表速度的“快/慢”，一般說來，例句(43)和(44)是不怎麼自然的句子；同樣的，表坡度的形容詞“斜”也不能當謂語，如例句(45)。

(43) *這杯咖啡 80 度熱。

(44) ??那班高鐵 260 公里快。

(45) *這道山坡 45 度斜。

但有趣的是，這類型的“度量短語+A”當名詞修飾語的時候卻好得多，且可在網路上搜尋到真正的相關例句，請比較 (43)-(45)和(46)中的句子。

- (46) a. 80 度熱的咖啡最好喝/我需要 80 度熱的清水一杯。
- b. 700 公里快的鴿子本身就是 700 公里與 500 公里快速鴿交配所出。⁵⁾
- c. 45 度斜的山坡很難爬。

根據賀川生(2017)，溫度和速度，比如 80 度和 260 公里，涉及的其實不是直接測量，而是間接測量。溫度是利用間接的測量工具，如水銀柱，把熱平衡原理變換成水銀柱的高度所進行的測量。速度則是距離和時間的抽象關係，如 100 公里/1 小時，斜度則是高度除以平面距離，這些都是本身無法直接測量的抽象概念。

直接測量有一重要特質，就是測量物的部分整體關係和測量維度間具有單調性關係(monotonic relation, 請參閱 Schwarzschild 2006)。以重量來說，假設有一瓶水兩公升，那麼把那瓶水中的部分取出，其重量必然減少，不會再是兩公升，且取出的多寡和重量之間的關係是遞減的；再以一根竹竿的長度來說，整個竹竿若長 180 公分，其部分必不可能是 180 公分，也是有遞減關係。當部分整體關係和測量之維度具有遞增遞減關係時，稱之為單調性關係。

並非所有的測量維度都具有單調性。以溫度來說，假設一杯水的溫度 80 度，其中部分水的溫度未必低於 80 度，兩杯 80 度的水加起來的溫度也不是 160 度。速度和斜度也是如此，假設一輛車，一個小時跑了 100 公里所以速度是 100 公里/小時，那取其部分，半個小時的時候，距離是 50 公里，但其速度可能是沒改變的。斜度也是一樣的情形。斜度不會因為取其部分(高度與距離)而斜度減少，換句話說，溫度，速度和斜度，在部分整體關係上都是非單調性特徵，所以如果不以絕對零點的概念作分析，我們可以下結論：測量的維度若是非單調性特徵，形容詞就不可被度量短語修飾並當主要謂語。

那麼，單調性特徵是否可以完全取代絕對零點的概念呢？這取決於如何解釋(42)和(46)的對比。“度量短語+快/早”不可當名前修飾語，但是“度量短語+熱/快/斜”則可以，雖然兩者都不可直接當主要謂語。我們先來看速度的問題，速度雖然不可直接測量，但當時間為 0 時，距離也自然是 0，此時或許可

視為速度的起始點或間接零點⁶⁾；斜度也可以這麼看，當距離為0時，顯然高度也只能是0，此時也可視為斜度的起始點或間接零點。至於溫度，一般所謂的零度其實不是絕對零度，也不是間接零度，而是溫度裡面的一個度數。據我們查詢網路的資訊⁷⁾，絕對零度是溫度的極限，相當於-273.15°C，但這個是靠計算得出來的，而不是實際測量出來的，研究發現溫度降低時，分子活動也跟著降低，依靠計算得出，當降到絕對零度時，分子是靜止的，所以就得出絕對零度的概念，但這是一個只能逼近而不能到達的最低溫度，不過據此，我們還是可以假設，分子靜止不動時，可視為溫度的極限零度。

總結上一個段落的討論，速度，斜度或是溫度本身都是抽象概念，無法直接測量，然數值都仰賴另一個參數而定(如時間長度，距離長短，分子活動)，另一參數若為0，就可說是測量維度的起始零點，在這樣的分析下，我們就可做出下面的假設：

- (47) a. 直接測量：單調性特徵，有絕對零點，“度量短語+A”可當主要謂語，也可當修飾語(例句(40), (41))。
- b. 間接測量：非單調性特徵，無絕對零點，但可仰賴另一參數得出間接起始點，“度量短語+A”不宜當主要謂語，但可當名前修飾語(例句(46))。
- c. 無從測量：無絕對零點，亦無另一參數可仰賴決定之間接零點，“度量短語+A”不可當主要謂語，亦不可當名前修飾語(例句(38), (42))。

6. 其他完句效應的解釋

我們在上一節說明了程度副詞以及度量短語都是形容詞謂語句的完句成分，但在引言裡，我們也看到焦點對比、問句、並列結構、否定句等也有完句效果。朱德熙(1956)早就已注意到，性質形容詞不可自由單獨做謂語，要仰賴“比較或對照”含義的語境才行；同樣地，丁聲樹等(1961:22-23)也說：“一般地說，性質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比較的”，這些語言學家語感的背後不是沒有道理的。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問句。(48a)是是非問句，(48b)是 A-not-A 問句。

- (48) a. 張三高嗎？
b. 張三高不高？

顯然，(48a)不是在問張三有無身高，而是在問張三高還是張三不高。當代語意學理論就把是非問句的語意分析成肯定答案與否定答案的集合，表達成 $\{P, \neg P\}$ ，也就是，是非問句的答案可回答 P 或 $\neg P$ (Hamblin 1973)，從這個角度來說，是非問句可說是 P 與 $\neg P$ 的對照，符合了朱德熙或丁聲樹先生所謂的無繫詞謂語句中的對照。(48b)的 A-not-A 問句，情形亦同，是張三高與張三不高的對照。

現在問題是對照底下的“高”是什麼意思？上一節在討論“高”時，我們說“高”的語意是個體和高度的關係，著重點在數軸上刻度的量，所以是從量的角度來看，然而問句中的“高”似乎不是在談數軸上所有刻度的“高度”，而是一定高度以上的刻度謂之“高”，換句話說，問句中的“高”講的是質，而不是量，這種質與量的區別，在《現代漢語詞典》的說明已可窺出端倪。根據《現代漢語詞典》，“高”的一個義項是：從下向上距離大；離地面遠(跟“低”相對)。第二個義項則表示“高度”。第一個義項講的就是質，第二個義項講的則是量。

的確，形容詞當主要謂語，可表質而不表量，表質的形容詞在絕對形容詞的身上看得最是清楚，在第3節，我們指出絕對形容詞的標準是內建在詞彙語意裡頭的，有些要求量級的最低點，有些要求量級的最高點，且可直接用“是…的”句型來肯定絕對形容詞所表達的性質，如例句(49)。

- (49) a. 那件衣服是髒的。
b. 水是滿的。

不管是最低點還是最高點，一旦那個點達到，絕對形容詞所表達的性質就成立。為什麼使用焦點詞“是…的”呢？現代語意學理論認為焦點的功能會帶出對比選項命題(參閱 Rooth 1992)，以(49a)為例，形容詞“髒”是焦點，這個句子同時就會帶出“那件衣服是 x 的”選項命題 (alternative propositions)，其中包含“那件衣服是乾淨的”對比命題。換句話說，焦點標記的使用可帶出對比命題，其功能不僅在確立句中謂語形容詞的性質，也在排除其他選項命題為真

的可能性，所以是質的對照。

相對形容詞也類似，如果相對形容詞得到強調，成為焦點，就可獲得“質”的定位。比方說例句(50)。答句中的“便宜”雖然未使用焦點標記，然這個形容詞是在回答焦點疑問詞“為什麼”，此時“便宜”重讀，因此是句中的焦點，此焦點帶出對比選項命題“那本書貴”，利用焦點來確立“便宜”並排除“貴”。

(50) 問：你為什麼買那本書？ 答：因為那本書便宜。

再來，請看例句(51)，這個句子的情形也類似，利用“是”字讓謂語形容詞成為焦點，就可讓形容詞表達質，而不是量。⁸⁾

(51) 張三(高)是高，但有點笨手笨腳。

否定句、對等結構的情形也都類似，否定詞“不”以及對等連詞“又”都可視為形容詞的焦點標記。

(52) 張三不高。

(53) 張三又高又瘦。

帶時態助詞的形容詞也一樣，比如例句(54)，因為“了”的使用，產生了從“不紅”變成“紅”的狀態改變，因此產生了兩個對比選項命題，即“花不紅”與“花紅”，此對比帶出“紅”表質，而不是在談“紅”程度的多寡。

(54) 花紅了。

時態詞“過”也很類似。在例句(55)裡，因為“過”的使用，句子含蘊“你不再年輕”，此時依舊是肯定與否定命題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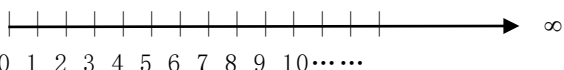
(55) 你也年輕過。

除了時態詞可表示性質的變化，某些句型也有此效果，如例句(56)，
“一”字就是一個焦點詞，強調從不紅到紅的質變，所以也是有對比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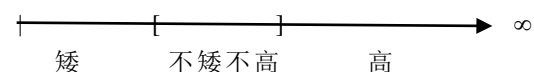
(56) 她的臉一紅，扭頭就走。 (張男 2019:11)

形容詞謂語句可否成句和選項命題有極大關係這個想法，伍雅清、祝娟(2013)和 Niu (2015)也都有論證，他們的論證從 Rooth(1992)的選項語意學的角度很好地反應了朱德熙和丁聲樹先生們早期有關無繫詞謂語形容詞句需對比才較易完句的觀察，本文的觀點和他們一致。

我們上面談到了形容詞的“質”的問題，並提出質的呈現是透過焦點與對比選項來肯定形容詞所描述的質。問題是什麼是“質”呢？朱德熙先生認為質是類的區別，我們認為質也可利用數軸來呈現。我們上面提到，絕對形容詞有最低或最高點來做“質”的標準，那麼相對形容詞呢？再以“高”為例討論，我們之前提到“高”可以表示個體的高度，所以刻度的呈現如(57)，每一個刻度都代表高度的量，比方說 1cm, 2cm, 3cm 等，此時的數軸是量的數軸。

(57) 

但是“高”也可以表質。人們對於什麼叫做高或矮，其實和語境的參考標準有關，超過標準謂之高，低於標準謂之矮，且高矮之間有模糊區，謂之不高不矮，這個三分區間可表示如下，構成了三個不同的類，是質的區分：

(58) 

換句話說，質的區分不在決定刻度的具體位置，而是在數軸上利用內建的或語境決定的標準來定義出來的，但不管是(57)還是(58)，基本上謂語形容詞句的使用都必須在數軸上找到定位，才能被允准。

所以所謂形容詞謂語句的完句效應可以這麼看，形容詞謂語句要在數軸上獲得定位，要嘛是在量上可以獲得定位，或是在質上可以獲得定位，要獲得數

軸上的定位就必須透過一些語法手段來表明說話者是要談量或是談質，談量就可用度量短語，或是利用差比、等比等句型來比較兩者的“量”；談質，則任何可強調的語法手段，包含繫詞、重讀或時態詞，只要能帶出對比選項命題的詞語都可使形容詞謂語句成句。

7. 名詞謂語句和形容詞謂語句的關聯

漢語除了形容詞無須藉由繫詞來形成謂語外，名詞也可直接當謂語，這點和英文有極大差異，也是在華語教學上要特別注意的一點。下面是一些例句：

- (59) 今天星期一。
- (60) 明天中秋節。
- (61) 下一站中壢。
- (62) 我台灣人。
- (63) 瑪莉長頭髮。
- (64) 他中學生，(我大學生)。
- (65) 你好大的膽子。
- (66) 那把椅子三條腿。
- (67) 那位女士我太太。
- (68) 我牛肉麵，他餛飩麵。
- (69) 白菜 10 塊錢。

有關名詞謂語句，馬慶株(1998)主張，“名詞要充當謂語，就要有順序義”，“含順序義的名詞，數量(名)詞組做謂語比較自由”，然而如周國光、趙月琳(2011)指出，順序義的解釋太窄，有許多語料無法涵蓋，比如(62)、(63)、(65)等例句就無法用順序義來說明。另一方面，Wei(2007)則認為名詞性謂語的名詞組必須體現修飾語與被修飾語的結構，以例句(63)為例，我們不能只說“*瑪莉頭髮”，把修飾語“長”省略，我們也不能說“*他學生”，一定要把學生的次類說出來才可以，如“我台灣人”中的“台灣”不可省。“那把椅子三條腿”中的數量詞“三條”不可省，甚至表時間時所說的“現在 3 點”中的 3 也是修飾語，用來修飾“點”，不可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Tang(2001)觀察到，無修飾語的情形下，對比可讓名詞謂語變得較易接受。

(70) 張三學生，李四教授。 (Tang 2001:164)

如前文說明，對比或是焦點的語意功能就是導引出對比選項，並確立焦點成分為真。以(70)為例，“學生”是個對比焦點，因而引導出如下的對比命題並斷言焦點部分為真：

(71) {張三學生，張三工人，張三老闆，張三教授，……}

鄧文認為名詞的修飾語也都有類似焦點的功能並引介其他選項來對比，比方說“張三大學生”這個名詞謂語句，就有如下的對比命題：

(72) {張三大學生，張三中學生，張三小學生，……}

鄧文認為名詞謂語句的允准條件就是名詞謂語句必須是個焦點結構。周國光、趙月琳(2011)主張名詞性謂語句最基本的語意特徵是“區別義”，所謂區別義，其實和在對比選項中確認焦點為真應該是同一個意思。

前人文獻有關名詞謂語句的討論的確相當有啟發性，不過就我所知，很少人把名詞謂語句和形容詞謂語句一起討論，但有趣的是名詞謂語句和形容詞謂語句似乎有共通性。前人文獻已觀察到名詞“學生”不可單獨當謂語，這個情形和形容詞不可單獨做謂語是平行的。形容詞要當謂語必須要在量或質上獲得定位始可。我們認為名詞的順序義其實就類似於程度形容詞的量的體現。順序可在很多方面體現，比方一天 24 小時、一周七天、節慶、數量的多寡等都可說是一種順序，把具體的順序講出來就是給順序定位的體現，比方說“今天星期一”就定位在一周的第一天，“白菜 1 顆 10 塊錢”就在無限的金錢數軸上固定其數量位置，所以名詞當謂語，和形容詞當謂語一樣都需要確切定位。

另一方面，學生可分為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就如同高度可分級為有點高、很高、相當高、非常高一樣，“學生”可說是一個泛指類，可視為談質，這個泛指類可再次分類，一旦被次分類，類的指稱就變為具體，這情形就如同高度是泛指的高度一樣，給一個具體的刻度，高度的指稱就變為具體。台灣人、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等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只說“*他人”一定沒有意

義，因為這個句子無法傳達溝通上有用的資訊，畢竟一個人本來就是人，但把台灣、日本、美國等說出來，句子就傳達了是來自什麼地方的人，地方名詞把地理位置定了位，使得指稱變為具體。“她長頭髮”也一樣，這種句型常被視為省略了動詞“有”。“她頭髮”不可說，是因為是人，就有頭髮，所以“*她(有)頭髮”語用上沒什麼溝通功能，但一旦加上形容詞“長”，就有“長頭髮”、“短頭髮”的對比，使句子能真正傳達有用的訊息。

名詞也和形容詞一樣可談質。在談形容詞時，我們說形容詞的“質”可透過焦點繫詞或列舉對比來完句，名詞謂語句在這方面也是平行的，請看下面例句。

- (73) a. 張三是高，可是不帥。
b. 張三是人，不是鬼。
- (74) a. 張三高，李四矮。
b. 張三學生，李四教授。 (Tang 2001:例句(28))
- (75) a. 張三啊，高又壯，一個人可抵十個人。
b. 李小姐，我們公司的秘書兼會計，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

但是名詞謂語和形容詞謂語的平行性似乎不是全面性的，比如是非問句可讓形容詞單獨成句，卻不能讓名詞單獨成句，或是否定詞“不”對形容詞有完句效應，對名詞卻沒有。

- (76) a. 張三高嗎？
b. *張三學生嗎？
- (77) a. 張三不高。
b. *張三不學生。

(76b)和(77b)都還是得加上繫詞“是”才能完句。

- (78) a. 張三是學生嗎？
b. 張三不是學生。

否定詞“不”不能直接否定名詞可能和“不”的詞類選擇限制有關，動詞和形容詞都具有[+V]的特徵，而名詞則是[-V]的特徵，因此(77b)不能說可能有句法上的獨立因素，這個因素也間接造成(76b)不可說。如前所述，是非問句基本上是在肯定與否定兩個對比命題裡選擇一答案，(76b)所產生的對比命題是{張三學生，張三不學生}，可是因為對比命題“*張三不學生”本身就是不合格的句子，所以造成了(76b)也是不合格。我們認為這樣的解釋是有道理的，因為特指問句就可允准名詞謂語句，比如：

- (79) a. 這哪裡啊？
b. 他誰呢？ (汪磊 2014:17)
- (80) a. 他什麼東西？
b. 你什麼職業/什麼身分？

特指疑問詞本身是句子的焦點，可帶出許多對比選項，以“哪裡”為例，對比選項可以是{台北，板橋，鶯歌，...}，可見對比的確允准名詞謂語句。

焦點副詞也有允准名詞謂語的功能，比方說例句(81)的“就”若拿掉，句子就不合格了。

- (81) 我*(就/才)這麼一個女兒。

讀者請注意，(81)中的“這麼”若拿掉，焦點副詞就未必需要，但反倒是需要數字的對比，如(82)，除非是答句的焦點，如(83)。

- (82) 我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83) 問：你幾個女兒？ 答：我一個女兒。

例句(82)無需焦點副詞，因為“一”、“兩”的數字已構成對比，例句(83)的“一個”則因為是疑問詞焦點“幾個”的答句，因此也是焦點。可見，名詞謂語句的完句策略的確和形容詞謂語句的完句策略有許多相似性，或許可整併為非動詞謂語句的完句效應。

8. 結語

本文針對形容詞謂語句介紹了如何用當代語意學的概念來解釋形容詞的質與量的區別，形容詞當主要謂語的規則以及形容詞和度量短語的關係，這些討論本文雖未轉化為實際可用的教學教材，但對於華語教學的用處顯而易見。此外本文也簡短討論了名詞謂語和形容詞謂語的諸多相似性，這兩者的相似性，文獻很少提及，然這兩者都可透過對比或焦點結構來完句這個事實或許可整併為漢語非動詞謂語句的完句效應，這個完句效應是個具有高度理論意義的問題，Tang(2001)對於無繫詞的名詞謂語句的成因有較多的討論，特別是他提出無繫詞謂語句要透過焦點來完句這個觀點非常值得日後進一步抽絲剝繭來驗證，並探討其理論成因。

*致謝詞

本篇論文的部分內容在 2019 年 12 月 20-22 日於台灣實踐大學所舉辦的第 18 屆臺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筆者感謝陳純音及王英芳兩位老師提供了意見。另《中國語學》編輯部也提供了修正意見，進一步完善本文，在此一併致謝。

〈注〉

- 1) “你早了 20 分鐘”或是“你的錶快 5 分鐘”可說，但此時的度量短語表示和參考值的差值，而不是測量值，這個差異相當於“張三 170 公分高”和“張三(比李四)高 5 公分”的差異。
- 2) 相對與絕對的區分亦可由 *for*-短語的分佈獲得證實(請參閱 Siegel 1979, Toledo and Sassoon 2011)。
 - (i) a. John is tall for a ten-year-old boy.
 - b. #This shirt is dirty for a T-Shirt.
 - c. #This knife is clean for a kitchen knife.
 - d. #This glass is full for a wine glass. (Toledo and Sassoon 2011:137)
- 3) 度量短語可出現於負極形容詞後面，但此時不表示度量，而是表示差值，如例句(i):
 - (i) 張三矮五公分。
- 4) “張三(身)高 170 公分”也可說，但這可能是名詞謂語句而不是形容詞謂語句。名詞謂語句的討論，請參看第 7 節。
- 5) 編輯部指出“xx 公里快的 N”這種用法似乎較少見。(46b)句語料取自：

<https://read01.com/zh-tw/NyLAnDB.html#.XsImM2gzabg>

其它類似語料：

200 公里到 400 公里快的鴿子

(<http://news.chinaxinge.com/shownews.asp?id=156277&sjm=cb872e216e459324>)、

120 公里快的風(<https://bbxtw.pixnet.net/blog/post/17516267>)。

(連結擷取日期：2020-05-18)。

- 6) 在這點上，我和賀川生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速度其實可以把時間抽離出來，讓速度變成是完全距離的維度，如“每小時 xx 公里”，此時可有絕對的零點，也就是“每小時 0 公里”。
- 7) 請參閱 <http://www.lh604.net/k0to10.html> (連結擷取日期：2020-05-18)。
- 8) 第 3 節我們提到“?張三是高的”這個句子並不自然，這和單純只用“是”字的情形不一樣，其中的差異及背後原因，筆者並不清楚，有待未來研究。

參考文獻

丁聲樹等 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羅瓊鵬 2018.《量級結構與漢語形容詞的極性對立問題》，《語言研究》第 2 期：24-31 頁。

顧陽 2007.《時態、時制理論與漢語時間參照》，《語言科學》第 4 期：22-38 頁。

賀川生 2017.《漢語形容詞接受度量短語直接修飾的可能性》，《當代語言學》第 1 期：48-73 頁。

胡明揚，勁松 1989.《流水句初探》，《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4 期：42-54 頁。

黃國營，石毓智 1993.《漢語形容詞的有標記和無標記現象》，《中國語文》第 6 期：401-409 頁。

陸儉明 1986.《現代漢語裡動詞作謂語問題淺議》，《語文論集》2：95-98。

陸儉明 1989.《說量度形容詞》，《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3 期：46-59 頁。

馬慶株 1998.《順序義對體詞語法功能的影響》，《漢語語義語法範疇問題》39-69 頁。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孫鵬飛 2018.《形容詞謂語句的標記手段極其功能透視—類型學的視角》，《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第 2 期：76-86 頁。

沈家煊 1997.《形容詞句法功能的標記模式》，《中國語文》第 4 期：242-250 頁。

沈家煊 1999.《不對稱和標記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伍雅清，祝娟 2013.《形容詞做謂語的不完句效應研究》，《現代外語》第 1 期：18-24 頁。

- 汪磊 2014.《外國學生名詞謂語句習得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南京師範大學。
- 王曉澎 1995.《《漢語形容詞的有標記和無標記現象》商榷》，《漢語學習》第3期：13-18頁。
- 邢福義 1965.《談數量結構+形容詞》，《中國語文》第1期：34-36頁。
- 熊仲儒 2013.《度範疇與漢語形容詞》，《世界漢語教學》第3期：291-304頁。
- 亞鑫 2019.《現代漢語形容詞用法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上海：上海師範大學。
- 張伯江 2011.《現代漢語形容詞做謂語問題》，《世界漢語教學》第1期：3-12頁。
- 張國憲 2000.《現代漢語形容詞的典型特徵》，《中國語文》第5期：447-458頁。
- 張男 2019.《對外漢語教材中的形容詞謂語句研究——以《橋梁》為例》，碩士學位論文，安徽：安徽大學。
- 周國光，趙月琳 2011.《關於體詞性謂語句的理論思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21-25頁。
- 朱德熙 1956.《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第1期：83-111頁。
- Cresswell, M.J. 1976. The semantics of degree. B. H. Partee (ed.), *Montague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61-292.
- Grano, Thomas. 2012. Mandarin hen and Universal Markedness in Gradable Adjectives.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0:513-565.
- Hamblin, Charles L. 1973. Questions in Montague Englis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0:41-53.
- Kennedy, Christopher. 1997. Comparison and Polar Opposition. Aaron Lawson (ed.), *Proceedings of SALT VII*.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240-257.
- Kennedy, Christopher. 2001. Polar opposi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degre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4:33-70.
- Kennedy, Christopher. 2007. Vagueness and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relative and absolute gradable adjec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30:1-45.
- Kennedy, Christopher, and McNally, Louise. 2005. Scale structure, degree modification and the semantics of gradable predicates. *Language* 81:345-381.
- Liu, Chen-sheng Luther. 2010. The positive morpheme in Chinese and the adjectival structure. *Lingua* 120:1010-1056.
- Niu, Fang-Fang. 2015. From "hen" to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Newcastle and Northumbr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1:96-111.
- Rooth, Mats.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75-116.
- Schwarzschild, R. 2006.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Syntax* 9(1): 67-

110.

- Siegel, M. E. A. 1979. Measure adjectives in Montague grammar. S. Davis and M. Mithun (eds.), *Linguistics, Philosophy and Montague Gramma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23-262.
- Tang, Sze-Wing. 2001. Nominal predication and focus anchoring. Gerhard Jäger, Anatoli Strigin, Chris Wilder, and Niina Zhang (eds.),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2. Berlin: ZAS. 159-172.
- Toledo, Assaf, and Sassoon, Galit W. 2011. Absolute vs. Relative Adjectives - Variance Within vs. Between Individuals. *Proceedings from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1:134-154.
- Unger, Peter. 1975. *Ignorance: A Case for Scep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n Stechow, Arnim. 1984a. Comparing semantic theories of comparison. *Journal of Semantics* 3:1-77.
- von Stechow, Arnim. 1984b. My reaction to Cresswell's, Hellan's, Hoeksema's and Seuren's comments. *Journal of Semantics* 3:183-199.
- Wei, Ting-Chi. 2007. Nominal Predicates in Mandarin Chines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5:85-130.

Semantic Analyses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djectival and Nominal Predicates

Lin, Jo-W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djectival and nominal predicates in Chinese, focusing on the semantics of adjectives, the completeness effect of adjectival predicates, the principles regulating when a 'measure phrase + adjective' can function as the main predicate or a noun modifier as well as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adjectival and nominal predicates. In addition to introducing the contemporary semantic analyses of adjectiv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egree semantics, this article suggests some useful principles in the teaching of adjectival and nominal predicates. The first principle is that the use of an adjective as a predicate is licensed only when it is anchored with respect to the quantity or quality on the measure scale of the adjective. Second, whether a 'measure phrase + adjective' can function as the main predicate or noun modifier is correlated with the monotonicity of the measurement or

the direct/indirect beginning point of the measure. Finally, the use of a nominal and an adjectival predicate can both be licensed by contrast or focus, indicating that the two kinds of predicates should be unified under non-verbal predicates, pending for a deeper analysis for such a unification.

Key words adjectival predicate, nominal predicate, measure phrase, the completeness effect, measure scale, degree semantics